

567

春秋戰國異辭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王廷璧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戰國異辭卷三十一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楚

懷王

懷王元年張儀始相秦惠王

史楚世家

四年秦惠王初稱王

史楚世家

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

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陳軫適為秦使齊齊王曰為之奈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即往見昭陽軍中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為上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今君已為令尹矣此國冠之上臣請得譬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遂畫地為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為之足及其為之足而後成人

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為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不加於此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毀於楚此為蛇為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陽曰善引兵而去

史楚世家

十一年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為從長至

函谷關秦出兵擊六國六國兵皆引而歸齊獨後

史楚世家

十二年齊湣王伐敗趙魏軍秦亦伐敗韓與齊爭長

史楚

世家

楚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原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

見而欲奪之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

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

屈原

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

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

史屈原傳

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言

張儀免相使張儀南見楚王謂楚王曰敝邑之王所甚

說者無先大王雖儀之所甚願為門闌之廝者亦無先
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雖儀之所甚憎者
亦無先齊王而大王和之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王而
令儀亦不得為門闌之廝也王為儀閉關而絕齊今使
使者從儀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如是
則齊弱矣是北弱齊西德於秦私商於以為富此一計
而三利俱至也懷王大說乃置相璽於張儀日與置酒
宣言吾復得吾商於之地羣臣皆賀而陳軫獨弔懷王

曰何故陳軫對曰秦之所為重王者以王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交先絕是楚孤也夫秦又何重孤國哉必輕楚矣且先出地而後絕齊則秦計不為先絕齊而後責地則必見欺於張儀見欺於張儀則王必怨之怨之是西起秦患北絕齊交西起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臣故弔楚王弗聽因使一將軍西受封地張儀至秦佯醉墜車稱病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儀以吾絕齊為尚薄邪乃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齊王大

怒折楚符而合於秦秦齊交合張儀乃起朝謂楚將軍
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楚將軍曰臣之所
以見命者六百里不聞六里即以命報懷王懷王大怒
興師將伐秦陳軫又曰伐秦非計也不如因賂之一名
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取償於齊也吾國尚可全今
王已絕於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秦齊之交而來天下
之兵也國必大傷矣楚王不聽遂絕和於秦發兵西攻

秦秦亦發兵擊之

史楚世家

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使張儀往相楚

十六年

楚懷

王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國子何以教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為大王箕箒之妾秦楚娶婦嫁女長為兄弟之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此者楚王大說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弔之楚王怒曰寡人不興師發兵得六百里地羣臣皆賀子獨弔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

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
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
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
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
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為王計者不若陰
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
不與吾地陰合謀計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
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賂之於是遂閉

闕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儀至秦佯失綏墜
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耶乃
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
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
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命於王以商
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
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
賂秦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

王國尚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擊秦
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遂取丹陽漢中之地
楚又復益發兵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
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
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
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
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彊楚弱臣
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

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為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謳者為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為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為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儀來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

大怒攻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為秦所魚肉也懷

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故

史張儀傳

十七年春與秦戰丹陽秦大敗我軍斬甲士八萬虜我
大將軍屈匄裨將軍逢侯丑等七十餘人遂取漢中之
郡楚懷王大怒乃悉國兵復襲秦戰於藍田大敗楚軍
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楚至於鄧楚聞乃引兵歸
史楚世家
楚懷王怒張儀之欺已也悉國兵襲秦大敗於丹陽
又敗於藍田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楚至於鄧楚聞

乃引兵歸十八年秦使使約復與楚親分漢中之半以和楚楚王曰願得張儀不願得地張儀聞之請之楚秦王曰楚且甘心於子奈何張儀曰臣善其左右靳尚靳尚又能事於楚王幸姬鄭袖袖所言無不從者且儀以前使負楚以商於之約今秦楚大戰交惡臣非面自謝楚不解且大王在楚不宜敢取儀誠殺儀以便國臣之願也儀遂使楚至懷王不見而囚張儀欲殺之儀私於靳尚靳尚為請懷王曰拘張儀秦

王必怒天下見楚無秦必輕王矣又謂夫人鄭袖曰
秦王甚愛張儀而王欲殺之今將以上庸之六縣賂
楚以美人聘楚王以宮中善歌者為之媵楚王重地
秦女必貴而夫人必斥矣夫人不若言而出之鄭袖
卒言張儀於王而出之儀出懷王因善遇儀儀因說
楚王以叛從約而與秦合親約婚姻張儀已去屈原
使從齊來諫王曰何不誅張儀懷王悔使人追儀弗

及

史楚世家 交
惡一曰有惡

懷王竟聽寵姬鄭袖言復釋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

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

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

史屈原傳

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

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

騷辭見楚辭

離騷者

猶離憂也屈平雖放睠顧楚國心繫懷王不忘欲反冀

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

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

見懷王之終不悟也

史屈原傳

史記屈原傳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

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

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
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
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踈濯淖汙
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
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
也

繹史 王逸曰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與楚同
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

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
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羣下應對諸侯謀
行職修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
譖毀之王乃疏屈原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讒哀憂心
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經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
言以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陳直徑以風諫君也故
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
反於正道而還已也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譎詐懷王

令絕齊交又使誘楚請與俱會武闔遂脅與俱歸拘
留不遣卒客死於秦其子襄王復用讒言遷屈原於
江南而屈原放在山野復作九章援天引聖以自證
明終不見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沈
而死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諭故善鳥香草以
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於君宓
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
為小人其詞溫而雅其義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

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閔其志焉

楚王所愛妾有鄭袖者楚王新得美女鄭袖因教之曰
王甚喜人之掩口也近王必掩口美女入見近王因掩
口王問其故鄭袖曰此固言惡王之臭及王與鄭袖美
女三人坐袖因先誡御者曰王適有言必亟聽從王言
美女前近王甚數掩口王勃然怒曰劓之御因揄刀而
劓美人

韓子內儲下
與國策稍別

二十年秦惠文王卒齊湣王欲為從約長惡楚之與秦

合乃使使遺楚王書曰寡人患楚之不察於尊名也今秦惠王死武王立張儀走魏樗里疾公孫衍用而楚事秦夫樗里疾善乎韓而公孫衍善乎魏楚必事秦韓魏恐必因二人求合於秦則燕趙亦宜事秦四國爭事秦則楚為郡縣矣王何不與寡人并力收韓魏燕趙與為從而尊周室以案兵息民令於天下莫敢不樂聽則王名成矣王率諸侯並伐破秦必矣王取武關蜀漢之地私吳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韓魏割上黨西薄函谷則

楚之疆百萬也且王欺於張儀亡地漢中兵挫藍田天下莫不代王懷怒今乃欲先事秦願大王熟計之楚王業已欲和於秦見齊王書猶豫不決下其議羣臣羣臣或言和秦或曰聽齊昭睢曰王雖東取地於越不足以刷恥必且取地於秦而後足以刷恥於諸侯王不如深善齊韓以重樗里疾如是則王得韓齊之重以求地矣秦破韓宜陽而韓猶復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陽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以故尤畏秦不然秦攻三川趙攻

上黨楚攻河外韓必亡楚之救韓不能使韓不亡然存韓者楚也韓已得武遂於秦以河山為塞所報德莫如楚厚臣以為其事王必疾齊之所信於韓者以韓公子昧為齊相也韓已得武遂於秦王甚善之使之以齊韓重樗里疾疾得齊韓之重其主非敢棄疾也今又益之以楚之重樗里疾必言秦復與楚之侵地於是懷王許之竟不合秦而合齊以善韓

懷王二十二年秦拔宜陽取武遂二十三年秦復歸

楚遂則此事當在此時

二十四年復倍齊而合秦秦昭王初立乃

厚賂於楚楚往迎婦

史楚世家 戰國策未載此文

二十五年懷王入與秦昭王盟約於黃棘秦復與楚上

庸

史楚世家

二十六年齊韓魏為楚負其從親而合於秦三國共伐

楚楚使太子入質於秦而請救秦乃遣客卿通將兵救

楚三國引兵去

史楚世家

二十七年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鬪楚太子殺之而亡

歸

史楚世家

二十八年秦乃與齊韓魏共攻楚殺楚將唐昧取我重

而去

史楚世家

史記

秦本紀

秦昭王八年使將軍芊戎攻楚取新市齊

使章子魏使公孫喜韓使暴鳶共攻楚方城取唐昧

按楚懷王二十八年秦昭王

六年也此本紀作八年誤

於陵子 齊楚有重丘之役問於於陵子曰齊子產

也楚子居也得失子具焉今三國構兵子將奚直於陵

子曰古者公侯擅誅伐天子得按其罪而輕重之然

殷湯殲葛桀未放也西伯戡黎紂未亡也彼所謂聖
人者且首干而靡悔焉矧蔑天子未有如今者乎昔
者泰山與江漢爭王兩京之下泰山矢曰弗讓吾飄
塵以實彼溝澮且不為齊主江漢亦矢曰弗汜吾餘
瀝以蕩彼培塿且不為楚雄於是有中州之蝸將起
而責其是非欲東之泰山會程三千餘歲欲南之江
漢亦會程三千餘歲因自量其齒則不過旦暮之間
於是悲憤莫勝而枯於蓬蒿之上為螻蟻所笑也今

天子且拱手不能按其輕重而一匹之夫非有萬乘之號誅賞之權輒欲起而議之則何以異於中州之蝸為螻蟻所笑也

二十九年秦復攻楚大破楚楚軍死者二萬殺我將軍

景缺懷王恐乃使太子為質於齊以求平

史楚世家

三十年秦復伐楚取八城

史楚世家

秦昭王遺楚懷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為弟兄盟於黃棘太子為質至驩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

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境壤界故為婚姻所從相親久矣而今秦楚不驩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敢以聞下執事楚懷王見秦王書患之欲往恐見欺無往恐秦怒昭睢曰王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諸侯之心懷王子子蘭勸王行曰奈何絕秦之驩心於是往會秦昭王昭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為秦王楚王

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蕃臣不與亢禮
楚懷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
中之郡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詐我而又

彊要我以地不復許秦秦因留之

史屈原傳初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

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 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曰吾王

在秦不得還要以割地而太子為質於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乃欲立懷王子在國者昭睢曰王與太子俱

困於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詐赴於齊齊湣王謂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我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或曰郢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曰予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子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東國必可得矣齊王卒用其相計而歸楚太子太子橫至立為王是為頃襄王乃告於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

史楚世家

史屈原傳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

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
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
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
志焉然終無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
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
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
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
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

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
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
食為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
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
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

頃襄王

頃襄王元年秦要懷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應秦秦昭
王怒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

城而去 史楚世家

二年楚懷王亡逃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恐乃從間道

走趙以求歸趙主父在代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

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與秦使復之秦懷王

遂發病 史楚世家

頃襄王三年懷王卒於秦秦歸其喪於楚楚人皆憐之

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絕 史楚世家

新書 卷六 楚懷王心矜好高無道而欲伯王鑄金以

象諸侯人君令大國之王編而先馬梁王御宋王駟
乘周召畢陳滕薛衛中山之君皆象使隨而趨諸侯
聞之以為不宜故興師而伐之楚王見士民為用之
不勸也乃徵役萬人且掘國人之墓國人聞之振動
晝旅而夜亂齊人襲之楚師乃潰懷王逃適秦免尹
殺之西河為天下笑

頃襄王六年秦使白起伐韓於伊闕大勝斬首二十四
萬秦乃遺楚王書曰楚背秦秦且率諸侯伐楚爭一旦

之命願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楚頃襄王患之乃謀復

與秦平

史楚世家

七年楚迎婦於秦秦楚復平

史楚世家

頃襄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子蘭使上官大夫短屈

原於頃襄王怒而遷之

史屈原傳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見竭知盡忠而蔽障於讒心煩慮

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

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

寧惘惘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
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

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

啾訾慄斯喔咿嚅

啾 强笑
嚅 嚅也

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

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潔楹乎寧昂昂若千

里之駒乎將汎汎若水中之鳧乎與波上下偷以全吾

軀乎寧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鴛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

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

而不清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
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
筮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知有所
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

策誠不能知此事

玉虛子

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
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
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

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
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舖其糟而啜其
醎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
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
之汶汶者乎寧赴長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
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

賦辭見史記及楚辭

史屈原傳

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

楚辭 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

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溷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歆其醲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又安能以皎皎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

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
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
言

新序 屈原者楚之同姓大夫有博通之知清潔
之行懷王用之秦欲吞滅諸侯并兼天下屈原為
楚東使於齊以結強黨秦國患之使張儀之楚貨
楚貴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屬上及令尹子蘭司馬
子椒內賂夫人鄭袖共譖屈原屈原遂放於外乃作離騷

漢書屈原賦二十五篇

水經注

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

寬全鄉人冀其見從因名曰姊歸即女嬃也 屈

原流放忽然暫歸鄉人喜說因名曰歸鄉

拾遺記 洞庭山浮於江山其下有金堂數百間玉

女居之四時聞金石絲竹之聲徹於山頂楚懷王之

時舉羣才賦詩於水湄故云瀟湘洞庭之樂聽者令

人忘老後懷王好進姦雄羣賢逃越屈原以忠見斥

隱於沅湘披蓁茹草混同禽獸不交世務採栢實以
和桂膏用養心神被王逼逐乃赴清泠之水楚人思
慕謂之水仙其神遊於天河精靈時降湘浦楚人為
之立祠

屈原仕楚為三閭大夫楚襄王無德佞臣靳尚有寵楚
國不治屈原憂之諫襄王請斥靳尚王不聽原極諫其
非宋玉止之曰夫君子之心也脩乎己不病乎人晦其
用不曜於衆時來則應物來則濟應時而不謀已濟物

而不立功是以直無所歸怨無所集今王方眩於佞口
酣於亂政楚國之人皆貪靳尚之貴而嚮隨之大夫乃
子子然挈其忠信而叫譟其中言不從國不治徒彰子
彼非我是此賈仇而釣禍也原曰吾聞君子處必孝弟
仕必忠信得其志雖死猶生不得其志雖生猶死諫不
止靳尚怨之讒於王而逐之原彷徨湘濱歌吟悲傷宋
玉復喻之曰始大夫子子然挈忠信而叫譟於羣佞之
中玉為大夫危之而言之舊矣大夫不能從今胡悲耶

豈爵祿是思國壞是念耶原曰非也悲夫忠信不用楚國不治也玉曰始大夫以為死孝弟忠信也又何悲乎且大夫貌容形骸非大夫之有也美不能醜之醜不能美之長不能短短不能長彊壯不能尪弱之尪弱不能彊壯之病不能排死不能留形骸似乎我者也而我非可專一一身尚若此乃欲使楚人之國由我理大夫之惑亦甚矣夫君子寄形以處世虛心以應物無邪無正無是無非無善無惡無功無罪虛乎心雖桀紂躋跖非

罪也存乎心雖堯舜夔契非功也則大夫之忠信斬尚
之邪佞孰分其是非耶無所分別則忠信邪佞一也有
所分則分者自妄也而大夫離真以襲妄恃已以黜人
不待王之棄逐而大夫自棄矣今求乎忠信而得乎忠
信而又悲之而不能自止所謂兼失其妄心者也玉聞
上達節中守節下失節夫虛其心而遠於有為者達節
也存其心而分是非者守節也不得其所分又悲之者
失節也原不答竟沈汨羅而死

無能
子中

楚屈原既被放棄其姊女婁詈之辭曰絲婁直以亡身

兮終然天乎羽之野汝何博塞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姱

節資菘施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原不聽竟湛汨羅

江而死

列女傳 地志荆州府姊歸廟屈原舊宅原姊
婁賢聞原放乃歸喻令自寬鄉人名曰姊歸

異苑 長沙羅縣有屈原自投之川山明水淨異於

常處民為立廟在汨潭之西岸側石盤馬跡尚存相

傳云原投川之日乘白驥而來

史屈原傳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

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

續齊諧記 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取竹筒貯米投以祭之

公輸般為楚設機械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楚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必得宋乃攻之乎不得宋且不義猶攻之乎王曰既不得宋

且又不義曷為攻之墨子曰甚善臣以宋必不可得王
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已為攻宋之械矣墨子曰請
令公輸般試攻之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
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之墨子九却之不能入公輸
般服焉請見之王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
軒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
舍其粱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也王曰必
為有竊疾矣墨子曰楚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

猶文軒之與敝輿也楚有雲夢犀象麋鹿盈之江漢魚
 鱉龜鼉為天下饒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此猶梁肉
 之與糟糠也楚有長松文梓楸枿豫章宋無長木此猶
 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之攻宋與此同類也王曰善

哉請無攻宋

呂氏春秋

又 公輸般嘗為楚設機將以攻宋墨翟聞之往見
 般曰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殺王般曰吾義固不殺
 王墨子曰聞公為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義不

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般不
答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般之攻械盡墨子之
守固有餘般詘而言曰吾知所以距子也吾不言墨子
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也吾不言般請墨子見之楚
王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
則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
持臣守國之器在宋城下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
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城矣

按宋滅在項
襄王十三年

墨子 公輸般為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子墨
子聞之起於齊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般公
輸般曰夫子何命焉為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
藉子殺之公輸般不說子墨子曰請獻千金公輸
般曰吾義固不殺人子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
從北方聞子為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國有
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
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

爭而不可謂彊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公
輸般服子墨子曰然乎不已乎公輸般曰不可吾既已
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般曰諾子墨
子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隣有敝輿而欲竊之
舍其錦繡隣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隣有糟糠而
欲竊之此為何若人王曰必為竊疾矣子墨子曰荆之
地方五千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荆有雲夢犀兕麋
鹿滿之江漢魚鼈鼃鼃為天下富宋所為無雉兔狐狸

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榿栴豫章
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
為與此類同王曰善哉雖然公輸般為我為雲梯必攻
宋於是見公輸般子墨子解帶為城以牒為械公輸
般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械
盡子墨子之守固有餘公輸般詘而曰吾知所以距
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
言楚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

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子墨子歸過宋天雨庇其閭中守閭者不內也故曰治於神者衆人不知其功爭於明者衆人知之

墨子 公輸子謂子墨子曰吾未見得之時我欲得宋我自見得之後予我宋而不義我不為子墨子曰翟之未見得之時也子欲得宋自翟得見子之後予

子宋而不義子不為是我與子宋也子務為義翟又將與子天下

楚襄王遣使者持金十斤白璧百雙聘莊子欲以為相莊子辭而不受使者曰黃金白璧寶之至也卿相尊位也先生辭而不受何也

韓詩

宋玉因其友以見於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宋玉讓其友其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婦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玉曰不

然昔者齊有良兔曰東郭逡蓋一旦而走五百里於是
齊有良狗曰韓盧亦一旦而走五百里使之遙見而指
屬則雖韓盧不及衆兔之塵若躡迹而縱縹則雖東郭
逡亦不能離今子之屬臣也躡迹而縱縹與遙見而指
屬與詩曰將安將樂棄我如遺此之謂也其友曰僕人

有過僕人有過

新序卷五
又韓詩

宋玉集 宋玉事楚懷王言友人於王王以為小臣

友人讓玉玉報友人書曰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

辛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也

宋玉事楚襄王而不見察意氣不得形於顏色或謂曰
先生何談說之不揚計畫之疑也宋玉曰不然子獨不
見夫玄蟻乎當其居桂林之中峻葉之上從容遊戲超
騰往來龍興而鳥集悲嘯長吟當此之時雖羿逢蒙不
得正目而視也及其在枳棘之中也恐懼而掉慄危視
而躋行衆人皆得意焉此皮筋非加急而體益短也處
世不便故也夫處世不便豈可以量功校能哉詩不云

乎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夫久駕而長不得行項領不亦
宜乎易曰臀無膚其行超超此之謂也

新序
卷五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歟何士民衆庶不
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
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
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
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
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鯢鳳皇上擊九

千里絕雲電負蒼天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藩籬之鷄豈
 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鯤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鬣於碣
 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
 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鯢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
 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

鹿溪子
又新序卷

一襄王
作威王

宋玉識音而善文襄王好樂而愛賦既美其才而憎其
 似屈原也乃謂之曰子盍從楚之俗使楚人貴子之德

乎對曰昔楚有善歌者王聞之與始而曰下里巴人國中倡而和之者數萬人中而曰陽阿採菱國人倡而和之者數百人既而陽春白雪朝日魚麗含商吐角絕節越曲國中唱而和之者不過數人蓋其曲彌高其和彌

寡

襄陽耆舊傳與今宋玉對楚王問少異

楚襄王與唐勒景差宋玉遊於陽雲之臺王曰能為寡人大言者上座王因啼曰操是太阿戮一世流血冲天車不可以厲至唐勒曰壯士憤兮絕天維北斗戾兮太

山夷至宋玉曰方地為車圓天為蓋長劍耿介一作耿耿倚

天外王曰未也玉曰并吞四夷飲枯河海跋越九州無

所容止賦卒宋玉受賞王又曰有能為小言賦者賜之

雲夢之田景差曰戴氛埃兮乘溘塵體盈蚊翼形微蚤

鱗經由鍼孔出入羅巾唐勒曰析飛糠以為輿剖糝糟

以為舟馮蚋皆以顧盼附蟻蠓而遐遊又曰館於蠅鬚

宴於毫端烹虱腦一作脛切蟻肝會九族而同噤猶委餘

而不殫宋玉曰無內之中微物潛生比之無象言之無

名蒙蒙景滅昧昧遺形織於毳毛之微蔑陋於茸毛之
方生視之則眇眇望之則冥冥離朱為之嘆悶神明不
能察其情二子之言磊磊不小何如此之為精王曰善

賜雲夢之田

宋玉大言
小言賦

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有雲
氣崒兮直上忽兮改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玉曰
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王曰何謂朝雲玉曰
昔者先王懷王也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

山之女也為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邱之阻旦為朝雲莫為行雨朝朝莫莫陽臺之下旦朝視之如言故為立廟號

曰朝雲

宋玉高唐賦序

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果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王異之明日以白玉玉曰其夢若何王曰晡夕之後精神恍惚若有所喜紛紛擾擾未知何意目色鬢鬢乍若有記見一婦人狀甚奇

異寐而夢之寤不自識罔兮不樂悵然失志於是撫心
定志復見所夢玉曰狀如何也王曰茂矣美矣諸好備
矣盛矣麗矣難測究矣

宋玉神
女賦序

楚襄王遊蘭臺之宮宋玉景差侍有風颯然而至王乃
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與庶人共者耶宋玉對
曰夫此特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共之夫風生於地起
於青蘋之末侵淫谿谷盛怒於土囊之口緣於太山之
阿舞於松柏之下故其清涼雄風則飄舉升降乘陵高

城入於深宮徘徊於桂椒之間翱翔於激水之上獵蕙
草離秦蘅概辛夷被稊楊北上玉堂躋於羅帷經於洞
房故其風清清泠泠愈病析醒發明耳目寧體使人此
所謂大王之雄風也夫塤然起於窮巷之間動沙堰吹
死灰此所謂庶人之雌風也

宋玉
風賦

宋玉風賦 楚襄王時宋玉休歸唐勒讒之於王曰
玉為人身體容冶內多微詞出愛主人之女入事大
王願王疏之玉休還王謂玉曰出愛主人之女入事

寡人不亦薄乎玉曰臣嘗出行僕饑馬疲正值主人門
開主人翁出嫗人到市獨有主人女在主人之女翳承
日之華披翠雲之裘更被白縠之單衫垂珠步搖來排
臣戶欲置臣堂上太高堂下太卑乃為蘭房奧室止臣
其中中有鳴琴焉為臣炊雕胡之飯烹露葵之羹以其
翡翠之釵掛臣冠纓臣不忍仰視為臣歌曰歲將暮兮
日已寒中心亂兮勿多言臣復援琴而鼓之為秋竹積
雪之曲主人女又為臣歌曰怵惕心兮徂玉牀橫自陳

兮君之傍君不御兮妾誰怨日將至兮下黃泉

宋玉釣賦 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玄洲上而並

見於楚襄王登徒子曰夫玄洲天下之善釣者也以
三尋之竿八絲之線以出三尺之魚於數仞之中可
謂無策乎襄王曰善宋玉進曰今玄洲釣又馬足為
大王言乎王曰子所謂善釣者何玉曰善釣者其竿
非竹其絲非綸其鈎非鉞其餌非蠚昔堯舜禹湯之
釣也以聖賢為竿道德為綸仁義為鈎利人為餌

四海為池萬民為魚其釣道至微也非聖孰能察之
王曰釣未可見也宋玉曰其釣易見昔殷湯以七十
里興利除害天下歸之其餌芳矣南面以掌天下歷
載數百到今不廢其綸多矣羣生浸其澤民氓畏其
罰其釣善矣功成而不墜名立而不改其竿強矣若
夫竿折綸絕餌墮魚失則夏桀殷紂不通夫釣術也
登徒子好色賦 大夫登徒子侍於楚襄王短宋玉
曰玉為人體貌閑麗口多微辭又性好色願王勿與

出入後宮王以登徒子之言問於宋玉玉曰體貌閑麗所受於天也口多微辭所學於師也至於好色臣無有也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說乎有說則止無說則退玉曰天下之佳人莫如楚國楚國之麗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臣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然此女登牆闕臣三年至今未

許也登徒子則不然其妻蓬頭鬢耳齜唇歷齒旁行
蝮儻又疥且痔登徒子說之使有五子王熟察之誰
為好色者矣是時秦章華大夫在側因進而稱曰今
夫宋玉盛稱隣之女以為美色愚亂之邪臣自以為
守德不如彼矣且夫南楚窮巷之妾焉足為大王言
乎若臣之陋目所曾覩者未敢云也王曰試為說之
大夫曰唯唯臣少曾遠遊周覽九土足歷五都出咸
陽熙邯鄲從容鄭衛溱洧之間是時向春之末迎夏

之陽鷓鷯喈喈羣女出桑此郊之姝華色含光體美
容冶不待飾粧臣觀其麗者因稱詩曰遵大路兮攬
子祛贈以芳華辭甚妙於是處子恍若有望而不來
忽若有來而不見意密體疏俯仰異觀含喜微笑竊
視流眄復稱詩曰寤春風兮發解榮絜齋俟兮惠音
聲贈我如此兮不如無生因遷延而辭避蓋徒以微
辭相感動精神相依憑目欲其顏心顧其義揚詩守
禮終不過差故足稱也於是楚王稱善宋玉遂不退

宋玉大言賦

楚襄王與唐勒景差宋玉遊於陽雲

之臺王曰能為寡人大言者上座王因唏曰操是太
阿戮一世流血沖天車不可以厲至唐勒曰壯士憤
兮絕天維北斗戾兮太山夷至景差曰校士猛毅梟
陶嘻大笑至兮摧覆思鋸牙雲晞甚大吐舌萬里唾
一世至宋玉曰方地為車圓天為蓋長劍耿耿倚天
外玉曰未也玉曰并吞四夷飲枯河海跋越九州無
所容止身大四塞愁不可長據地跼天迫不得仰

宋玉小言賦

楚襄王既登陽雲之臺令諸大夫景

差唐勒宋玉等並造大言賦賦畢而宋玉受賞王曰
此賦之迂誕則極巨偉矣抑未備也且一陰一陽道
之所貴小往大來剝復之類也是故卑高相配而天
地位三光並照則大小備能高而不能下非兼道也
能麤而不能細非妙工也然則上坐者未足明賞賢
人有能為小言賦者賜之雲夢之田景差曰載氛埃
兮乘剝塵體輕蚊翼形微蚤鱗聿皇浮踊凌雲縱身

經由鍼孔出入羅巾飄妙翩錦乍見乍泯唐勒曰析
飛糠以為輿剖糝糟以為舟泛然投乎杯水中淡若
巨海之洪流蠅蚋皆以顧盼附蟻蠓而遨遊寧隱微
以無準原存亡而不憂又曰館於蠅鬚宴於毫端烹
蝨脰切蟻肝會九族而同濟猶委餘而不殫宋玉曰
無內之中微物潛生比之無象言之無名蒙蒙滅景
昧昧遺形超於太虛之域出於未兆之庭纖於毫末
之微陔陋於茸毛之方生視之則眇眇望之則冥冥

離朱為之歎悶神明不能察其情二子之言磊磊皆不小何如此之為精王曰善賜以雲夢之田

新語 楚襄王奢侈縱恣不能制下檢民以德增駕百馬而行欲令天下人餒則富利明不可及於是楚國逾奢君臣無別

淮南子 頃襄王好色不使風議而民多昏亂其積至昭奇之難

列女傳 楚處莊姪者縣邑之女也初頃襄王好

臺榭出入不時年四十不立太子諫者閉塞屈原放
逐秦欲襲其國乃使張儀間之曰南遊於唐五百里
有樂焉王將往是時莊姪年十二謂其母曰王已出
奸臣倚敵國而發謀王必不得反國姪願往諫之其
母不遣姪乃逃以緹竿為幟伏南郊道傍王車至姪
舉其幟王見之而止曰女何為者也姪對曰妾縣邑
之女也欲言隱事於王恐壅闕不得見因以幟見王
曰子何以戒寡人姪對曰大魚失水有龍無尾牆欲

內崩而王不視王曰不知也對曰大魚失水者王離國五百里也樂之於前不思禍之起於後也有龍無尾者年既四十無太子也國無彊輔必且殆也牆欲內崩而王不視者禍亂且成而王不改也王必遂往國非王之國也王曰善命後車載之立還反國門已閉王乃發鄢郢之師以擊之僅能勝之乃立姪為夫人位在鄭子袖之右為王陳節儉愛民之事楚國復彊按張儀鄭袖不得為襄王時人楚國復彊史亦

不載其舛謬甚矣

十一年齊秦各自稱為帝月餘復歸帝為王史楚世家

十四年楚頃襄王與秦昭王會於宛結和親史楚世家

十五年楚王與秦三晉燕共伐齊取淮北史楚世家

十六年與秦昭王好會於鄢其秋復與秦王會穰史楚世家

楚王謂干象曰吾欲以楚扶甘茂而相之秦可乎干象

對曰不可也王曰何也曰甘茂少而事史舉先生史舉

上蔡之監門也大不事君小不事家以苛刻聞天下茂

事之順焉惠王之明張儀之辯也茂之取十官而免於

罪是茂賢也王曰相人敵國而相賢其不可何也干象

曰前時王使邵滑之越五年而能亡越所以然者越亂

而楚治也日者知用之越今亡之秦不亦太亟乎王曰

然則為之奈何干象對曰不如相共立共立一云
公子赫王曰

共立可相何也對曰共立少見愛幸長為貴卿被王衣

含杜若握玉環以聽於朝且利以亂秦矣韓子
內儲

楚王問莊辛楚襄王
時人曰君子之行奈何莊辛對曰居不

為垣牆人莫能毀傷行不從周衛人莫能暴害此君子之行也楚王復問君子之富奈何對曰君子之富假貸人不德也不責也其食飲人不使也不役也親戚愛之衆人喜之不肖者事之皆欲其壽樂而不傷於患此君子之富也楚王曰善

說苑
貴德

十八年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雁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騏雁羅鷺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

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騏雁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邾邳者羅鷲也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雁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圉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輿二郡者舉矣且魏斷

二臂顛越矣膺擊郟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績繳蘭臺

績縈也音爭蘭

臺恒山之別名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

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溶新繳溶音波以射

噶鳥於東海

噶音畫大鳥有鈎喙

還蓋長城以為防朝射東宮夕

發沮丘夜加即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

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抵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

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

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

也今秦破韓以為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溶新繳涉郢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為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毇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

為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人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
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
猶足以踴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為大王弗取也於
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為從欲以伐秦秦聞之發兵
來伐楚楚謀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圍周

楚史世家
國策無此文

周王赧使武公謂楚相昭子曰三國以兵割周郊地以
便輸而南器以尊楚臣以為不然夫弑共主臣世君大
國不親以衆脅寡小國不附大國不親小國不附不可

以致名實名實不得不足以傷民夫有圖周之聲非所以為號也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雖然周何故不可圖也對曰軍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圍夫一周為二十晉公之所知也韓嘗以二十萬之衆辱於晉之城下銳士死中士傷而晉不拔公之無百韓以圖周此天下之所知也夫怨結於兩周以塞鄒魯之心交絕於齊聲失天下其為事危矣夫危兩周以厚三川方城之外必為韓弱矣何以知其然也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為

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雖
無攻之名為弑君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臣發號用兵
未嘗不以周為終始是何也見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
忘弑君之亂今韓以器之在楚臣恐天下以器讐楚也
臣請譬之夫虎肉臊其兵利身人猶攻之也若使澤中
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之於虎裂楚之地足以
肥國誣楚之名足以尊王今子將以欲誅殘天下之共
主居三代之傳器吞三翮六翼以高世主非貪而何周

書曰欲起無先故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史楚

世家

十九年秦伐楚楚軍敗割上庸漢北地予秦史楚世家

二十年秦將白起拔我西陵史楚世家

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楚襄王

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於陳城史楚世家

二十二年秦復拔我巫黔中郡史楚世家

楚使黃歇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禽

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
楚未行而黃歇適至聞其計是時秦已使白起攻楚取
巫黔中之郡拔鄢郢東至竟陵楚頃襄王東徙治於陳
縣黃歇上書於秦昭王欲使秦遠交楚而攻韓魏以解
楚其書曰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
虎相與鬪而鴛犬受其弊也不如善楚臣聞之物至則
反冬夏是也致高則危累綦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
有其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今王使

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
 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
 之門舉河內攻燕酸棗虛桃入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
 救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復之又取滿史作
 蒲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黃濟陽甄城甄史作嬰而魏氏服王
 又割濮歷歷史作磨之北注秦齊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
 合六聚而不敢相救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持功守威
 絀戰功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則三王不足四

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兵革之強乘毀魏之
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
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
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伯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
禍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遂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
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親越也從而伐齊
既勝齊人於艾陵還為越人禽於三渚之浦知伯之信
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畔之殺

智伯瑤於叢臺

叢史作鑿

之上今王拓楚之不毀也而志毀

楚之強韓魏也臣為王慮而不取也詩云大武遠宅而

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曰趨趨冕兔遇

犬獲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

王也此吳之親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

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

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

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剝腹絕腸折頰

摺頸頸史作頤身首分離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

子老弱係脰束手為羣虜者相及於路鬼神潢洋潢洋史作

孤傷無所血食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僕妾者盈海

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齎之以攻楚

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仇讐之韓

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及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讐

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讐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

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

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
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
離韓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銍胡陵碭蕭相故宋必
盡齊人南面攻楚泗北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
也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彊
足以枝於秦齊南以泗水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
患天下之國莫大於齊魏齊魏得地保利而詳事下吏
一年之後為帝未能其於楚王之為帝有餘矣夫以王

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強一舉事而樹怨於楚遲
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
秦楚合為一而以臨韓韓必拱手王施之以東山之險
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為闔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
鄭梁氏寒心許鄆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是
而魏亦闔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闔內兩萬乘之王注地
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桎桎史作經兩海要
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

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也昭王曰善於是乃

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為與國黃歇受約歸楚

新序卷九 又國

策秦文與此小異

二十三年襄王乃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

我江旁十五邑以為郡距秦

史楚世家

二十七年使三萬人助三晉伐燕復與秦平而入太子

為質於秦使左徒侍太子於秦

左徒黃歇也 史楚世家

史記春申君傳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

事楚頃襄王頃襄王以歇為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計當是之時秦前已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鄢郢東至竟陵楚頃襄王東徙治於陳縣黃歇見楚懷王之為秦所誘而入朝遂見歇留死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恐壹舉兵而滅楚歇乃上書說秦昭王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

韓魏發使賂楚約為與國黃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

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

按楚襄王二十七年當秦昭王三十五年

說昭王書

見新序

史

春申君傳

春申君者楚人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

頃襄王以歇為辨使於秦 當是時韓魏已服而事

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黃

歇適至于秦

歇乃上書說昭王曰

語詳國策

昭王曰善

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為與國黃歇

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

楚王之弟春申君有愛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
余欲君之棄其妻也因自傷其身以視君而泣曰得為
君之妾甚幸雖然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適君非所以
事夫人也身故不肖力不足以適二主其勢不俱適與
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賜死君前妾以賜死若復幸於左
右願君必察之無為人笑君因信妾余之詐為棄正妻
余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為後因自裂其親身衣之裏以

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弗知也今乃欲強戲余余與爭之至裂余之衣而此子之不肖莫大於此矣君怒而殺甲

韓子姦劫 按莊王弟誤其事亦未聞

三十六年楚頃襄王病秦留楚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

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熟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傅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為楚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為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

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

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

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黃

歇歇至楚三月秋楚頃襄王卒太子完立楚世家作太子熊元是

為考烈王史春申君傳以左徒為令尹封以吳號春申君史楚

世家

考烈王

考烈王元年納州於秦以平是時楚益弱以黃歇為相

相即令尹也 封為春申君賜淮北地十二縣 史楚世家

地志

河南

黃歇宅即光州治楚賜春申君淮北十二

縣居此

春申君既相楚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春申君為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秦圍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

君歸

史春申君傳

六年秦圍邯鄲趙告急於楚楚使將軍景陽救趙七年

至新中秦兵去

史楚世家

春申君相楚八年為楚北伐滅魯

以荀卿為蘭陵令當是時楚復強

史春申君傳

孫卿有秀才年十五始來遊學諸子之事皆以為非先

王之法也孫卿善為詩禮易春秋至襄王時而孫卿最

為老師齊尚循列大夫之缺而孫卿三為祭酒焉齊人

或讒孫卿乃適楚楚相春申君以為蘭陵令

考烈王八年人

或謂春申君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孫卿賢者也

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孫卿去之遊趙
應聘於秦是時七國交爭尚於權詐而孫卿守禮義貴
術籍雖見窮擯而猶不黜其志作書數十篇疾濁世之
政國亂君危相屬不尊大道而營乎巫祝信機祥蘇秦
張儀以邪道說諸侯以大貴顯隨而笑之曰夫不以其
道進者必不以其道仕又小五霸以為仲凡之門羞稱
其功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衰
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彊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

孫况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申君使請孫况况遺春申君書刺楚國因為歌賦以遺春申君因不得

已乃行復為蘭陵令

風俗通卷之七

客有說春申君者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皆兼天

下一海內今夫孫子

即荀卿

者天下之賢人也君藉之

百里之勢臣竊以為不便於君若何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去而之趙趙以為上卿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之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而入

齊魯弱而齊強由是觀之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善其國未嘗不安也今孫子天下之賢人何為辭而去春申君又云善於是使請孫子孫子因偽喜謝

之

韓詩卷四
又詳國策

荀子俛賦

春申君又使人請荀子荀子不還而遺之賦

天下不治請陳俛

賦天地易位四時易鄉列星隕墜旦暮晦盲幽闇登

昭日月下藏公正無私反見縱橫志愛公利重樓疏堂無私罪人愆革二兵道德純備讒口將將仁人紂

約教暴擅彊天下幽險恐失世英螭龍為蠃蚌鴟梟
為鳳凰比干見剗孔子拘匡昭昭乎其知之明也郁
郁乎其遇時之不祥也拂乎其欲禮義之大行也闇
乎天下之晦盲也昊天不復憂無疆也千秋必反古
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聖人共手時幾將矣與
愚亦疑願聞反辭其小歌也念彼遠方何其塞矣仁
人絀約暴人行矣忠臣危殆讒人般矣璇玉瑤珠不
知佩也雜布與錦不知異也閭媿子奢莫之媒也媿

毋刀父是之喜也以育為明以聾為聰以危為安以

吉為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

此賦與國策所載不同

史

荀卿傳

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

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七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

營於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

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

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辯

藝文志公

孫龍子

劇子之言

趙有劇孟及劇辛

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

藝文志 李子

三十二篇

楚有尸子長盧

尸子名佼衛鞅客也自為二十篇書凡六萬餘

言○長

盧九篇

阿有吁子焉

阿今東阿

藝文志吁子十

八篇名嬰齊人七十子之後 墨

翟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

後

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

夸楚為璫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

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

慙

史春申君傳

十二年秦昭王卒楚王使春申君弔祠於秦史楚世家

十六年秦莊襄王卒秦王趙政立史楚世家

越絕書 白石山故為胥女山春申君初封吳過更名

為白石 吳市者春申君所造闕兩城以為市在湖里

吳諸里大閘春申君所造 吳兩倉春申君所造西

倉名曰均輸東倉周一里八步後燒 今太守舍者春

申君所造後壁屋以為桃夏宮 無錫歷山春申君時

盛祠以牛立無錫塘 無錫湖者春申君治以為鑿語

昭瀆以東到大田田名胥卑鑿胥卑下以南注大湖以寫
西野 吳獄庭周三里春申君造 土山者春申君
時治以為貴人家次 胥女南小蜀山春申君客
衛公子冢也

二十二年與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東徙都壽春

命曰郢

史楚世家

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與合
從西伐秦

始皇六年

而楚王為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

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
以此益疎客有觀津人朱英謂春申君曰人皆以楚為
強而君用之弱其於英不然先君時善秦二十年而不
攻楚何也秦踰黽隘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於兩周背
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旦暮亡不能愛許鄢陵
其許魏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臣之所觀者見
秦楚之日鬪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而秦徙衛野王作
置東郡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吳行相事

史春申
君傳

楚考烈王相春申君其吏李園女弟曰女環謂園曰
我聞王老無嗣可見我於春申君我欲假春申君徑
得見於王矣園曰春申君貴人也千里之佐吾何託
敢言女環曰即不見我汝求謁於春申君才人告遠
道客請歸待之彼必問汝汝因對曰園有女弟魯相
聞之使使者來求之園才人必問汝女弟何能對曰
能鼓音讀書通一經故彼必見我園曰諾明日辭春
申君才人有遠道客請歸待之春申君果問汝家何

等遠道客對曰園有女弟魯相聞之使使求之春申
君曰何能對曰能鼓音讀書通一經春申君曰可得
見乎明日使待於離亭園曰諾既歸告女環女環曰
宜先供待之春申君到園馳人呼女環黃昏女環至
大縱酒女環鼓琴曲未終春申君大悅留宿明日女
環謂春申君曰妾聞王老無嗣屬邦於君君外淫不
顧政事使王聞之君上負於王使妾兄下負於夫人
為之奈何無泄此口君召而戒之春申君以告官屬

莫有聞淫女也皆曰諾與女環通未終月女環謂春
 申君曰妾聞王老無嗣今懷君子一月矣可見妾於
 王幸產子男君即王公也而何為佐乎君戒念之五
 日而道之王邦中有好女中相可屬嗣者烈王曰諾
 即召之烈王悅取之十月產子男十年烈王死幽王
 立女環使園相春申君相之三年然後告園以吳封
 春申君使備東邊園曰諾即封春申君於吳

列女傳
又越

絕書與
國策別

二十五年考烈王卒子幽王悍立李園殺春申君

史楚世家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
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
恐久毋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為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
還謁春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
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媯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
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
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以說春申

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

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為王
后楚王貴李園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立為王后子
為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
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
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
禍今君處毋望之世事毋望之主安可以無毋望之人
乎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
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旦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

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
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毋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
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不為兵而養死士之
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
謂毋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人對曰君置臣
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為君殺李園此所謂毋望
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
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後十七日

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春申君
入棘門園死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
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
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為楚幽王

按楚捍有母弟猶猶有庶

兄負芻及昌平君是楚君完非無子而上文云考烈王無子誤也 史春申君列傳

越絕書

吳地

春申君楚考烈王相也烈王死幽王立

封春申君於吳

與史不同

三年幽王徵春申君為令尹春

申君自使其子為假君治吳十一年幽王徵假王與

春申君并殺之二君治吳凡十四年

地志

常州府

黃山即春申君黃歇所封地俯瞰大江

君山在江陰縣亦以春申君名 申浦亦在江陰春

申君鑿東入無錫西入武進溉田民賴其利

幽王

幽王三年秦魏伐楚秦相呂不韋卒

史楚世家

九年秦滅韓

史楚世家

十年幽王卒同母弟猶代立是為哀王

史楚世家

哀王

楚哀王獵於雲夢

一作莊哀王
考烈王子

射隨兕中之申公子培

劫王而奪之

隨兕惡獸名子培申邑宰也以殺
隨兕凶物故劫奪王代王受殃也

王曰何

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誅之左右大夫皆進諫曰子培賢

者也又為王百倍之臣此必有故願察之也不出三月

子培疾而死

為代王殺
隨兕故死

楚興師戰於西棠大勝晉歸而

賞有功者申公子培之弟進請賞於軍旅曰臣兄之有

功也於車下

於王車下奪王隨兕
以代王死故為有功

王曰何謂也對曰臣

之兄犯暴不敬之名觸死亡之罪於王之側其愚心將以忠於君王之身而持千歲之壽也臣之兄嘗讀故記曰殺隨兇者不出三月

三月必死故曰不出

是以臣之兄驚懼而

爭之故伏其罪而死王令人發平府而視之於故記果有乃厚賞之申公子培其忠也可謂穆行矣穆行之意人知之不為勸人不知不為沮行無高乎此矣

呂覽至忠

哀王立二月餘庶兄負芻之徒襲殺哀王而立負芻為

王是歲秦虜趙王遷

史楚世家

王負芻

二年秦使將軍伐楚大破楚軍七十餘城

史楚世家

三年秦將王翦破我軍於蘄而殺將軍項燕

史楚世家

五年秦將王翦蒙武遂破楚虜王負芻滅楚名為楚郡

史楚世家

楚

雜錄

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

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楚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

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

呂覽當務

陳仲子齊人也其兄戴為齊卿食祿萬鍾仲子以為不義將妻子適楚居於陵自謂於陵仲子窮不苟求楚王聞其賢欲以為相遣使持金百鎰至於陵聘仲子仲子入謂妻曰楚王欲以我為相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

食方丈於前意可乎妻曰夫子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
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
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
先生不保命也於是出謝使者遂相與逃去為人灌園

高士
傳

陳仲子字子終齊人適楚楚王欲以為相其妻曰子織
履以為食恬淡而無為樂在其中矣不如辭之子終乃

出謝使者

列女
傳

老萊子為楚王所聘投其畚而去老萊子亦隨其妻至

於江南曰鳥獸解毛可績而為衣其遺粒足食也

王隱
晉書

楚老萊子逝世耕於蒙山之陽葭牆蓬室衣緇食菽楚

王聞其賢駕至老萊之門老萊方織畚王曰寡人愚陋

獨守宗廟願先生幸臨之老萊子曰諾王去其妻戴畚

萊挾薪樵而來曰何車迹之衆也老萊子曰楚王欲吾

守國之政妻曰許之乎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

者可隨以鞭捶可授以官祿者可隨以鈇鉞今先生食

人酒肉受人官祿為人所制也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為人所制投其畚萊而去老萊子隨其妻至江南而居焉

列女傳

老萊子楚人也親沒逃耕於蒙山之陽莞葭為牆蓬蒿為室枝木為牀蒼艾為席飲水食菽墾山播種人或言於楚王王於是駕至萊子之門萊子方織畚王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老萊子曰諾王去其妻樵還日子許之乎老萊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

捶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鈇鉞妾不能為人所制者妻
投其畚而去老萊子亦隨其妻至於江南而止曰鳥獸
之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仲尼嘗聞其論而蹙然
改容焉著書十五篇言道家用人莫知其所終

高士傳

田忌去齊奔楚楚王郊迎至舍問曰楚萬乘之國也齊
亦萬乘之國也常欲相并之奈何對曰易知耳齊使申
孺將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將之至擒將軍首而反
耳齊使田居將則楚發二十萬人使上將軍將之分別

而相去也齊使盼子將楚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而忌
從相國上將軍為左右司馬如是則齊王僅得存耳於
是齊使申孺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至擒將軍首反
於是齊王忿然乃更使盼子將楚悉發四封之內王自
出將田忌從相國上將軍為左右司馬益王車屬九乘
僅得免耳至舍王北面正領齊祛問曰先生何知之早
也田忌曰申孺為人侮賢者而輕不肖者賢不肖俱不
為用是以亡也田居為人尊賢者而賤不肖者賢者負

任不肖者退是以分別而相去也盼子之為人也尊賢

者而愛不肖者賢不肖俱負任是以王僅得存耳

說苑尊賢

田贊衣補衣而見楚王

田贊齊人

楚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

也贊對曰衣又有惡於此者楚王曰可得而聞乎對曰

甲惡於此王曰何謂也對曰冬日則寒夏日則熱衣無

惡乎甲者贊也貧故衣惡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富貴

無敵而好衣民以甲臣竊為大王不取也意者為其義

耶甲兵之事刈人頸剗人之腹隳人之城郭刑人之父

子其名又且不榮意者為其實耶

實一作貴下同

苟慮害人

亦必慮害之苟慮危人人亦必慮危之其實人甚不安

之二者臣為大王無取焉楚王無以應

呂覽順說又新序卷五補衣

作儒衣

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劔履編舄立於遊水之上大夫擁鍾鍾縣令執將號令呼誰能渡王者於是也楚大夫莊辛過而說之遂造託而拜謁起立曰臣願把君之手其可乎襄成君忿作色而不言莊辛遷延盥手

而稱曰君獨不聞夫鄂君子皙之泛舟於新波之中也
乘青翰之舟極蒲苾張翠蓋而檢犀尾班麗桂社會鍾
鼓之音畢榜柁越人擁楫而歌歌辭曰濫兮汙草濫子
昌柎澤予昌州州饑州馬乎秦胥胥縵予乎昭澶秦踰
滌悵隨河朔鄂君子皙曰吾不知越歌子試為我楚說
之於是乃召越譯乃楚說之曰今夕何夕兮蹇中洲流
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
幾頑而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

君不知於是鄂君子皙乃檜脩袂行而擁之舉繡被而覆之鄂君子皙親楚王毋弟也官為令尹爵為執珪一榜柁越人猶得交歡盡意焉令尹何以踰於鄂君子皙臣獨何以不若榜柁之人願把君之手其不可何也襄成君乃奉手而進之曰吾少之時亦嘗以色稱於長者矣未嘗遇僂如此之卒也自今以後願以莊少之禮謹受命

說苑善說按古詩紀未載前歌

楚使使聘於齊齊王饗之梧宮使者曰大哉梧乎王曰

江漢之魚吞舟大國之樹必巨使何怪焉使者曰昔燕
攻齊遵維路渡濟橋焚雍門擊齊左而虛其右王歎絕
頸而死於杜山公孫差格死於龍門飲馬乎溜澗定獲
乎琅邪王與太后奔於莒逃於城陽之山當此之時則
梧之大何如乎王曰陳先生對之陳子曰臣不如刁敖
王曰刁先生應之刁敖曰使者問梧之年耶昔者荆平
王為無道加諸申氏殺子胥父與其兄子胥披髮乞食
於吳闔閭以為將相三年將吳兵復仇乎楚戰勝乎栢

舉級頭百萬囊瓦奔鄭王保於隨引師入郢軍雲行乎
郢之都子胥親躬宮門掘平王家笞其墳數以其罪曰
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士卒人加百焉然後止當若此
時梧可以為其柎矣

說苑
奉使

蔡使師强王堅使於楚楚王聞之曰人名多章章者獨
為師强王堅乎趣見之無以次視其人狀疑其名而醜
其聲又惡其形楚王大怒曰今蔡無人乎國可伐也有
人不遣乎國可伐也端以此人誠寡人乎國可伐也故

發二使見三謀伐者蔡也

說苑
奉使

州侯相楚貴而主斷楚王疑之因問左右左右對曰無

有如出一口也

韓子內
儲下

楚王欲宦公子於四鄰戴歇曰不可宦公子於四鄰四

鄰必重之日子出者重重則必為所重之國黨則是教

子於外市也不便

韓子內
儲下

荆令公子將伐陳丈人送之曰晉疆不可不慎也公子

曰丈人奚憂吾為丈人破晉丈人曰可吾方廬陳南門

之外公子曰是何也曰我笑勾踐也為人之如是其易也巳獨何為密密十年難乎

韓子說
林下

伯牙學琴於成連先生三年不成至於精神寂寞情之專一尚未能也成連云吾師方子春今在東海中能移人情乃與伯牙俱往至蓬萊山留宿伯牙曰子居習之吾將迎師刺船而去旬時不返伯牙近望無人但聞海水洞滑崩折之聲山林窅冥羣鳥悲號捨然而歎曰先生將移我情乃援琴而歌曲終成連回刺船迎之而還

伯牙遂為水僊操

樂府
解題

琴苑要錄 水仙操伯牙之所作也伯牙學琴於成

連三年而成至於精神寂寞情之專一未能得也成

連曰吾之學不能移人之情吾師有方子春在東海

中乃賣糧從之至蓬萊山留伯牙曰吾將迎吾師刺

船而去旬時不返伯牙心悲延頸四望但聞海水汨

沒山林宵冥羣鳥悲號仰天嘆曰先生將移我情乃

援琴而作歌曰繫洞涓兮流澌澗舟楫逝兮仙不還

移形素兮蓬萊山歛欽傷宮仙石還

琴錄 楚王子無虧有琴曰青翻後質於秦不得歸
因撫琴歌曰洞庭兮木秋涔陽兮草衰去千里之家
國作咸陽之布衣

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鍾子期曰
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鍾
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

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

二人皆楚人
呂覽本味

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峩峩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為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嘆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

吾於何逃聲哉

列子湯問 說文伯牙鼓琴鱗魚出聽

鍾子期夜間擊磬聲者而悲旦召問之曰何哉子之擊

磬若此之悲也對曰臣之父殺人而不得臣之母得而為公家隸臣得而為公家擊磬臣不睹臣之母三年於此矣昨日為舍市而睹之意欲贖之無財身又公家之有也是以悲也鍾子期曰悲在心也非在手也非木非石也悲於心而木石應之以至誠故也

新序卷四

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

鍾姓也子通稱期名也楚人鍾儀之族也

使人召

而問之曰子何擊磬之悲也答曰臣之父不幸而殺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為公家為酒臣之身得生而為

公家擊磬臣不覩臣之母三年矣昔為舍氏覩臣之母
量所以贖之則無財而身固公家之有也是故悲也鍾
子期嘆嗟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悲存
乎心而木石應之故君子誠乎此而諭乎彼感乎已而

發乎人

呂覽
精通

楚膏梁子出遊九皋之澤臨曲池而漁疾風雲暴雨電
天火四起霹靂下臻玄鶴翔其前白虎吟其後乃援琴
而起作霹靂引

琴操

楚商梁出遊九皋之澤

或云商梁即莊王也聲之誤耳

覽漸水之臺引

采置周於荆山臨曲池而漁疾風實電雷電奄冥大水

四起霹靂下臻矍然而驚其僕曰弧虛設張八宿相望

熒惑於角五星失行此國之大變也君其返國矣於是

商梁返室援琴嘆之韻聲激發象霹靂之聲曰疾雨盈

河霹靂下臻洪水浩浩滔厥天鏗趨隆愧隱隱闐闐國

將亡兮喪厥年

琴苑要錄

鷓冠子或曰楚人隱居幽山衣被屢空以鷓為冠莫測

其名因服其號著書言道家龐諶常師事之後顯於趙

鷗冠子懼其薦已也乃與諶絕

真隱傳 漢書道家鷗冠子一篇

荆有次非者得寶劍於干遂還反涉江至中流陽侯之
波有兩蛟夾繞其船次非謂舟人曰子嘗見兩蛟夾船
而能活者乎船人曰未之見也次非攘臂祛衣拔寶劍
曰武士可以仁義之禮說也不可劫而奪也此江中之
腐肉朽骨也棄劍而已余有奚愛焉於是赴江刺交殺
之而復上船舟中之人皆得活荆王聞之仕之執圭

品覽

知分 淮

南子道應

博物志云荆軻字次非渡江鮫夾船次非不奏斷其
頸而風波靜除

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

一作刻

其舟曰

是吾劍之所從墜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
矣求劍若此不已惑乎以故法為其國與此同時已徙
矣而法不徙以此為治豈不難哉有過於江上者見人
方引嬰兒而欲投之江中嬰兒啼人問其故曰此其父

善游其父雖善游其子豈遽善游哉此任物亦不必悖

矣楚國之為政有似於此

呂覽 察今

荆人欲襲宋使人先表澠水澠水暴益楚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餘人軍驚而壞都舍向其先表之時可導也今水已變而益多矣楚人尚循循表而導之

此其所以敗也

呂覽 察今

公叔文子為楚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子曰

巖則下喑下喑則上聾聾喑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
聞之也順針縷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并小流而
成江海明主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

說苑

政理

楚令尹死景公遇成公乾曰令尹將焉歸成公乾曰殆
於屈春乎景公怒曰國人以為歸於我成公乾曰子資
少屈春資多子義獲天下之至憂也而子以為友鳴鶴
與芻狗其知甚少而子玩之鳴夷子皮日侍於屈春損

頗為友二人者之智足以為令尹不敢專其智而委之

屈春故曰政其歸於屈春乎

說苑臣術

太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

子朱子國皆楚大夫

令尹子國啜羹

而熱投卮漿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

楚太宰未易得也辭官去之何也子朱曰令尹輕行而

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郎尹而答之三百

淮南子人間

申喜楚人少亡母聞乞人行歌聲感而出視則其母也

淮南子

說山註

秦侏儒善於楚王而陰有善楚王左右而內重於惠文君楚適有謀侏儒常先聞之以告惠文君

韓子內儲下

巴蔓子巴人周末國亂蔓子為將軍請師於楚許以三城楚已救巴遣使請城蔓子曰藉楚之靈克解國難誠許楚城可持吾頭往謝城不可得也遂自刎使者持其首歸報楚王曰使吾得臣如蔓子何用城為以上卿禮

葬之

地志重慶府

羊角哀左伯桃二人聞楚王賢往歸之道經郢陽遇雪

度不能俱生乃并衣與角哀伯桃入樹死角哀至楚為

上大夫王備卿禮葬伯桃哀角自殺以殉

地志西安府

烈士傳 羊角哀左伯桃二人相與為死友欲仕於

楚道遙山阻遇雨雪不得行饑寒無計自度不能俱

生也伯桃謂角哀曰天不我與深山窮困併在一

可得生官俱死之後骸骨莫收內手捫心知不如子

生恐無益而棄子之能我樂在樹中角哀聽之伯桃

入樹中而死得衣糧前至楚楚平王愛角哀之賢嘉

伯桃之義以公卿禮葬之角哀夢見伯桃曰蒙子之恩而獲厚葬然正苦荆將軍冢相近欲役使吾吾不能聽也與連戰不勝今日十五日當大戰得子則勝否則負矣角哀至期日陳兵馬詣其冢上作三桐人自殺下而從之君子曰執義可以為世規

楚王與凡君坐少馬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

也莊子田子方

楚會諸侯魯趙皆獻酒於楚王主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者奏之楚王以趙酒薄遂

圍邯鄲

淮南子繆稱訓注

淮南子

覽冥訓

魯陽公與韓構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撈

之

撈一作塵

日反三舍

魯陽楚人也司馬期之子楚僭號稱王其守縣大夫皆稱公故曰魯

陽公今南陽是也又博物志

楚相景陽淫酒被髮而御於婦人威服諸侯

淮南子

楚令尹遠子憑以疾辭官重繭衣裘鮮食而寢王使醫

視之曰疾則甚矣而血氣未動

白帖疾類

楚有烹猴者而召其鄰人鄰人以為犬羹而甘之後聞

其猴據地而盡吐瀉其所食此未知味者

淮南子修務訓

楚人握山雉者路人問何鳥也欺之曰鳳凰路人曰我

聞鳳凰今始見矣請買千金弗與加倍乃與之方欲獻

楚王經宿死路人不遑惜其金惟恨不得獻王王聞之

感其欲獻也召厚賜之過買鳥之金十倍

尹文子

韓非子說林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之以入

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大怒使

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曰

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

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是客欺王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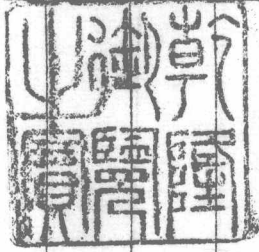
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也不如釋臣王乃不殺

韓非子說林有欲以御見荆王者眾駟妒之因曰臣能

檄鹿見王王為御不及鹿自御及之王善其御也及

言衆駟妬之

卷三十一



春秋戰國異辭卷三十一